

天台教觀與止觀(三)

曉雲

三、二輪三大互顯互證

「夫學般若菩薩，先當起大悲心，發弘誓願，精修三昧，誓度衆生，不爲一身獨求解脫」。

觀乎古德之警策，可知學佛非閒逸。

佛教雖亦有其消極之一面，但究竟以積極救世之精神爲核心。若欲知學佛之正宗思想：「學佛之正宗，須明人之關係。佛言一切衆生，互相緣起，交徧而不可分……而實交相爲用，不可偏廢……故知人類之生存，表面雖各獨立而各執其事，實則交徧依止，息息互關，所謂牽一髮而全身俱動，欲一人安，必先一家安，一族安，鄉里安，社會安，國家安，乃至世界安，然後一人安。佛知此理，故其昭示弟子曰：『欲成佛道，先度一切衆生』」（常惺法師集）。所以大悲心願之菩薩，又稱爲大心凡夫，因爲菩薩爲度衆生，爲悲願之驅使，願心所至，地獄不辭。故謂世界有兩種人，一凡夫爲業力所轉五蘊網縛，心不自在；菩薩爲悲心所驅，不得自在。不過菩薩有般若遣蕩之功，亦可說無往而不自在。般若照有，菩薩悲願心生法生。般若照空，顯無塵智。

「本謂菩提心，堅固如山王，大悲徧十方，不依二邊慧。」離二邊之中道慧，是大乘行人最主要之修習工夫，因爲中道慧始能徹證諸法實相之真理（在唯識學上是無差別智）。悲智雙運之救世者，於此二輪，不能缺一。三藏十二部之經典，亦不外說明此悲智二輪之理體，並指示衆生如何去實踐之程序。不過在經典中是因機說教，佛陀於「一念中知無邊生行，知無邊衆生心」，然後「隨其所念一切衆生，皆爲說法，令增淨業而得度脫」：

墮惡道者，教使發心，在難中者，令勤精進。多貪衆生，示無貪法；多瞋衆生，令行平等；著見衆生，爲說緣起。欲界衆生，教離欲恚，惡不善法；色界衆生，爲其宣說毗鉢舍那；無色界衆生，爲其宣說微妙智慧。二乘之人，教寂靜行；

樂大乘者，爲說十方廣大莊嚴。如其往昔初發心時，見無量衆生墮諸惡道，大獅子吼，作如是言，我當以種種法門，隨其所應而度脫之（華嚴經明法品）。

佛經並非於一部經中具說諸法，有時說大悲心，有時講菩提心，有時講無二慧。無二慧之中道第一義諦，是大乘法之核心，天台家所依之中論三諦偈：

因緣所生法 我說即是空 亦名爲假名 亦名中道義

行人修習過程中，悟真空妙理是上求佛道之由；大悲心切是下化衆生之動力。二輪法運，彼岸爲功。然此種功力，都要從三心互融合而顯。就如前面所說：菩提心，無二慧，大悲心，依中論頌之解說，此三心如鼎足三立，缺一不可，故學佛法行佛行之菩薩，以此爲必需之法要。大悲心，是爲衆生拔苦與樂之意思，「不顧自身的安危，奮勇拔一切衆生的痛苦」，經云：「觀衆生苦，發菩提心」。無二慧，「是離二邊的中道慧，唯有無二的中道慧，始能徹證諸法實相的真理」。菩提心：「菩薩觀見世間是苦，立即想到這不是我個人所有的，而是一切衆生所共有的，自己固應求得痛苦的解脫，亦應使令衆生解脫痛苦。所以發起大菩提心來，一方面積極的救度廣大衆生，一方面積極的追求最高佛果。是以菩提心，爲上求下化的原動力；由此動力的推動，菩薩所要做的兩大工作，就可不斷的進行。」（此二大工作是大悲心，無二慧，本論謂般若二輪即此矣）。

菩薩由於具足二輪動力，加以切實行持。所謂大轉法輪，對內衆生則轉識成智，對外衆生則轉凡入聖。唯以度內外衆生爲務，於般若二輪中，體用互爲而起事相。且菩薩願力無窮，則悲心無盡；只隨悲心所轉，菩薩下地獄，亦是情不得已，非下不可，由於悲心所驅使故（大乘梵網戒經，輕戒第三十一）「不行救贖戒」與第三十四暫離菩薩戒。此是佛教大乘思想與精神之糅合，是「菩薩從般若道進入方便行」。菩薩莊嚴國土，即維摩經云：

「心淨則國土淨」。若一個純潔發心之佛教徒，必應有此種觀念，與負起弘法利生之義務，即是如何莊嚴自己的國土（心）與如何成就眾生離苦得樂之功德，故菩薩必要發大願心。由於願力而支持悲心之動力，所以悲心願力，是一而二，二而一之相生連貫性。華嚴經初地品所說各種大願，總括爲十願：一、廣大勝解供奉諸佛，二、攝受正法護持佛教，三、詣如來所供養受法，四、諸菩薩行如實教化，五、普化有情令住佛地，六、十方世界悉皆知見，七、嚴淨國土隨機示現，八、同願同行入大乘道。九、行不退道所說不空，十、示佛出世充滿法界（入中論頌講記）。華嚴十地品所說菩薩之悲心廣大如虛空，佛菩薩之悲智心願，絕非凡人所能測見。

佛說法至後期，於靈山會上，指示一乘妙法，開權顯實，暢佛本懷。於法華經中，示本迹二門，使行與理，原歸一轍。故云：「扶律談常之涅槃三德（法身、般若、解脫），乃天台所依之三德秘藏，三德具四德：常、樂、我、淨。菩薩至此境界，體用一如，於此妙心妙行之行持中，四種成就眾生之大法，名四悉檀。大智度云：

復次佛欲說第一義悉檀相，故說般若波羅密經，有四種悉檀：一者世界悉檀，二者各各爲人悉檀，三者對治悉檀，四者第一義悉檀。四悉檀中，總攝一切十二部經，八萬四千法藏。菩薩作此四悉檀。自度度人，觀衆行，成就衆生。法華經藥草品云：

譬如大雲，普覆一切。既出於世，爲諸衆生，分別演說，諸法實相……皆令離苦，得安穩樂。爲大眾說甘露淨法……以一味雨，潤於人華，各得成實。

天台以純圓獨妙之教，復建立三種止觀，攝一切大乘經之法義，菩薩種種方便設施，開權顯實，故方便品說名諸法實相。一切觀行教義，不出法華經之本迹二門（本是根本智，迹是垂迹），權實兼施。由觀行明達，所行事相，以用顯體；亦由體起用，互起互攝，體大相大用大。菩薩之悲心，必需具足如是力，如是因，如是緣，始能調御衆生。法華經云：「定慧力莊嚴，以此度

衆生」。佛教大乘思想之精神：「衆生無邊誓願度，煩惱無盡誓願斷，法門無量誓願學，佛道無上誓願成」。

佛教經歷數千年，雖經過多少危難與遭劫，乃至近世西方宗教思想之波折與物質文明之衝激，然而佛教安然仍存。其中主要因素，就是佛教本身之嚴整質樸，而所產生悲智雙運之般若思想與菩薩精神，發自一心淨念之淵源。大乘止觀法門：

自性清淨心，其義甚博……吾人現前一念介爾之心，絕諸對待，無內無外，所謂無前後，無方隅，堅窮三際，橫遍十方，具足體相用三大。

大乘止觀所明三大，乃爲宇宙人生中，林林總總；乃至一切日用運爲，舉心動念，一切善法善行。莊嚴國土，成就衆生之偉大理想，創造生命光輝。所謂精神永在，萬古流芳，挽劫扶傾，濟人利物之功德，也不外此體相用三大之互攝互彰。因如華嚴經中之因陀羅網（經云網孔貫以明珠），微妙光燦，莫可言說，然此三大之行相，乃是吾人心性湛淨，如明鏡，如海水無波濤，自照自明，了明自在。故云：

隨緣不變，體即眞如，是爲體大。全妄是眞之心體，具足過恆河沙稱性功德，在凡不減，在聖不增，是爲相大。即此一念心性之體相；不變隨緣，能出生十法界因果，達此十界因果，緣生無性，便能翻染成淨，是爲用大。

吾人一念淨心，能具此三大（所謂大者，即超倫絕代，不可方物之意）。

吾人常云小我大我，小我是佛法中所言五蘊（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）三毒（貪、瞋、癡）而成，大我是般若六波羅密而成。捨小我而成大我，則體大、相大、用大，而其功德則與日月同明，與天地長存不朽。故經云：「菩薩但從大悲生，不從餘善生」。此言祇有大悲心，則一切衆德皆隨之而生。

佛教重行解相應，即以前所說知識與經驗並顧，否則祇從經典而理證，必須實踐始是行證。釋尊十二年所修所行，乃至菩提樹下成等覺之行證，此爲學佛者之最切實師承。吾人老實學，切實行，即可體證之。」

體證淨心，無塵智。從無塵淨智，而生無量清淨願，四無量心。菩薩於此無量淨智功德莊嚴佛刹，亦即莊嚴法身。妙法蓮華經兩重三分，迹門三分與本門三分，以一「本門」開多「迹門」；以一法華無量莊嚴，遍施法雨。如法華藥草品：

譬如大雲，起於世間，徧覆一切。慧雲含潤，電光晃曜，雷聲遠震，令眾悅豫，日光揜，地上清涼，雲垂垂佈，如可承攬。其雨普等，四方俱下，流澍無量，率土充洽。……卉木藥草，大小諸樹，百穀苗稼，甘蔗葡萄，雨之所潤，無不豐足，……稱其大小，各得生長。根莖枝葉，華果光色，……譬如大雲，以一味雨，潤於人華，各得成實。

故云般若水澆益眾生心。心地法門，所施功用，無非般若緣法。如「註釋法華經文，從『如是我聞』至『作禮而去』止，始終一貫用特殊之解釋法，而以因緣、約教、本迹、觀心之四釋。此四釋也，大別之即教觀二種：因緣、約教，本迹三釋都是約教釋（都是屬於教義中的教旨，而教義所攝之教旨方便因緣，使之啓發悲智之增上緣，心在緣中，自然一本迹多，廣行利他緣事，如文字（般若）『是一種道道理的追求——啓發智慧，明白真理；觀照，是一種心理的訓練——改除習氣，求證實相；實相，是一種體證的境界——靈明妙覺，平等周徧』。總之緣生緣力）。第四觀心是約觀釋；教釋是知識之解釋；觀釋是實踐之體得；教猶不免為客觀方面。至於觀則具有為主觀方面實踐經驗之價值」（天台宗概論序）。由此可見知識與經驗之二輪並進，始為妙法，始有互顯互用之功。今就台家思想對以釋法華釋因緣，約能所感應因緣之解釋，於文上，應用龍樹四悉檀文釋義：

歡喜 世界
破惡 為人
入理 對治
第一義 四悉檀——因緣釋

由此近於達摩初傳法要理入行入之並進，而是「約教、本迹」之一環。自然「開解」之功，而成就「開顯圓」之果。（即華開蓮現之境）。

佛法主要是為開拓人心之妙覺境界，而智為第一前導。智慧與悲心又緊緊連同在一起，捨一不行，如前面所提到入中論頌所明之大義。設得「無二慧」，但仍須先讚大悲心。故大智度論緣起論云：「佛欲說第一義悉檀相故，說是般若波羅密經，有四悉檀：一者世界悉檀，二者各各為人悉檀，三者對治悉檀，四者第一義悉檀。四悉檀中，總攝一切十二部經，八萬四千法藏，皆是實，無相違背，悉檀 Siddhanta。論曰：佛說法不由四悉檀（悉檀古譯為成就，謂以此四法成就眾生也。台家南狄二祖解為普遍之義，以能普遍成就利樂眾生，轉凡入聖）「一世界悉檀：佛先順凡情用人我等假名隨順眾生所樂而說世界之法；令聞者歡喜適悅。二各各為人悉檀：佛說法鑑眾生之機，隨機宜之大小，宿種之淺深，說各人所應之法；令彼發起正信，增長善根。三對治悉檀：貪欲多者教以慈心，愚痴多者，教以因緣觀，如是施種種之法藥，除遣眾生之惡病。四第一義悉檀：佛見眾生之機緣既熟，說諸法實相，令彼入於真證」。則知四種悉檀即一代聖教之所融攝。而欲悉檀利樂眾生而無礙，有賴般若之功深，唯般若能為之。如燈之與油，非油不光，不光則不照，不外如是。故謂般若二輪，一體一用也，古釋般若雖云三，而亦有四、五、六之義：

觀照——實行——體證 依教奉行，行解相應。
實相——性體——所依（為文字所依）圓明寂照。
文字——解悟——方便 聽聞聖教，啓發智慧。
方便——度生——應機 廣修萬行，普度眾生。
文字般若——如舟筏
觀照般若——如駕駛
實相般若——如目的地

實相般若，是佛法上最究竟之境界，亦即禪宗之語言道斷，心行處滅之超倫絕待之化境。至此化境，便開顯向上之光輝，這就名之為方便般若：「通達一切諸法去方便化導眾生（於菩薩位至佛果的中間依般若俗智通達利生方便法門，廣修六度萬行，救度一切眾生。」（斌宗法師遺著之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要釋）。般若思想在中國之發展，與暢佛本旨之研究，可說是自隋至

唐（西紀五八九——六一八）這一段時間之發揮，是能詮釋迦一代聖教之宗旨。蓋隋代之天台宗思想，是上承三論所依般若而發揚之中觀論「吉藏般若思想之實相義」，至此，使早期如魏晉南北朝時期所傳播之般若思想（稍偏空、而且有老莊混說之不純，故易流為當時玄學附會），洗刷面目。及至盛唐時代，慈恩三藏在原來之三般若更加二種，則大乘佛教之思想與精神，表裏互顯而益彰。正如春之與花，妍花在春，存春在花，鳥語花香，萬卉爭榮，是光景——「相也」，由於空有（即般若體用二輪）妙諦（真空妙有）之互顯互融，而體相用三大並舉，故筆者以為現代佛教精神之重振，要為般若思想，菩薩精神的實踐行化。（佛教文化學報第一期拙論：「佛教文化發展基本要素」已切言之）。且佛教是世出世法中之人生學說，亦可說是可作為人生信賴之真理。壇經云：「離世覓菩提，恰似求兔角。」兔那裏有角？即言沒有離開人間而說的佛法。（世雖有抨擊佛教為消極，或更甚然者之絃外之音，有識者視之，亦無論也），故筆者常於論般若二輪之際，必欲引天竺龍樹造論（大智論）之兩句精警語，喜其具體表現般若之精華，而亦使有跡可尋而就步者：

般若將入畢竟空絕諸戲論（真空）

般若將出畢竟空嚴土熟生（妙有）

其實人生世事捨「空」「有」二大典章，還有何者為至道，因「空」不必再言「空」，而「有」則不能再加「有」（現代哲學家不論中西方之精研哲理，不出是，亦是科學之原則，亦是真理之系統），唯「空」始能「有」，如一室之中堆滿舊傢具，再購一套新式的傢具，必先要舊的搬空，然後才能容載新的遷進。吾人的心府，亦莫不如是，佛教之般若二輪，就是此一比方，要將陳舊積垢的東西搬空。如心經云「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」（就是說：當吾人進行在心理上澄清工夫到家時（波羅密是梵語，華言究竟），照見心識之五陰（五種蘊藏）而無光亮之無明，由於智慧之觀照光明，則空而存在頓然空寬而光大（佛經云：空生大覺），則此時便無一切苦悶與困厄，即是心安理得，和祥自在。如此，則對世界一切之估價，一切之看

待，那就煥然不同，何以謂佛教之空是消極空，或消滅破壞世間或有損家及個人前途不合理之誤解，無他，世人眼淺近視，且未經深究鑽研便隨口而說，此是我國人之偉大（大方敢言亦我國人之喜好空疏大丈夫不苟於細節）胡適曾於「差不多先生」一文亦曾有所諷言之（可惜胡適一面慎重，而仍有一面空疏，吾人且看其著論神會和尚傳及評論壇經與禪之言論便可知之，然其一位以研究中國哲學史自命之學人，又怎能得有充分時間去研讀浩如煙海之佛學經論，故讀胡適著述者，若能『深解義趣』則胡適之空疏或不致貽誤後世青年人瞎導之失，則亦胡適之幸，亦我國文化之幸也。）

於此欲畧加說明般若之思想與精神，當然便論及方便般若（如前表），而更談到「境界眷屬」。般若仁王經良賁疏上一曰：「明此經題者般若，即以爲宗。觀如來品別明三種：實相觀照及文字，慈恩三藏更加二種：境界眷屬，通前五法，般若性故，般若相故，般若因故，般若境故，般若體故」。則五般若而盡括性、相、因、境、體之五法，即體（性）、相、用（因）三大所進行之境界（順逆）與乎所屬之用遭人物事物之環境而陪伴之者。於此：「更開五種賅收般若之諸法：…四境界般若，爲般若之所緣，一切諸法是也。般若之眞智，以一切諸法爲境界，故名之爲境界般若。五眷屬般若，煖頂忍世第一法等，諸智及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等是皆觀照般若，即慧性三眷屬。故名眷屬般若，即慧性三眷屬，故名眷屬般若。」（見金剛經勘定記二，三藏法數二十）。

於此則般若二輪而三大互顯之成果及其過程，不難了了！（雖然，六百卷般若經，還有無數之各家論著，怎可就此篇數十字即融了，然其深邃之思沉，何況般若乃佛法之宗，又非語言文字所可洞悉。不過就其所可立喻者，亦不過以有字之文，形容其無字之義。（若有發心人，欲究其更清澈之根源而發潛德於法海者，請參究龍樹一系之般若法脈及其思緒，而歸納於心經，金剛經、文殊般若一行三昧，然後始論六祖禪或唐宋諸家之禪，甚至對宋元以下之禪和，罵禪之枝葉禪，自有不同之觀點）。（未完）